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王德威的研究（331），傳入中國的第一本科幻小說譯作是 1891 到 1892 年間，發表於《萬國公報》上的《回頭看記略》（*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原作者是美國的貝勒彌（Edward Bellamy，1850-1898）。八年之後，於 1900 年，薛紹徽便譯出了法國儒勒·凡爾納¹（Jules Verne，1828-1905）的《八十日環遊記》（*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²，自此以後，凡爾納便在中國的科幻界佔有不可沒滅的歷史地位。晚清時期翻譯大盛，科幻小說與政治小說、偵探小說，並列三大主流文類（定一，99），肩負著開展中國現代性的重責大任。根據統計，在 1896 到 1916 年間出版的翻譯小說中，凡爾納的作品就高達了十七種（含重譯本），與小仲馬並列第三，僅次於柯南道爾與哈葛德³。換言之，若說凡爾納主導了晚清中國人的想像空間，開創了中國人的科幻世界，誠屬實至名歸⁴。

然而，凡爾納在中國的聲望並非一直都是如此鼎盛。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文世界經歷了許多社會、經濟與語言的變遷，這些屬於譯語文化裡的變動，對於譯者、翻譯策略、翻譯行爲、譯作本身，與譯文讀者必然有相當的影響。而在這些外部因素影響下，我們所看到的凡爾納又是呈現如何的面貌？本論文試圖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觀點，來描述凡爾納科幻小說百年來的中譯現象，並以凡爾納代表性的作品《地底旅行》為例證，記錄凡爾納科幻作品一切翻譯活動，嘗試建構凡爾納科幻小說的中文翻譯史。

¹ Jules Verne 的名字在中文裡一直沒有統一的說法，詳見後文討論。目前以「凡爾納」使用的頻率最高，雖然與法文發音尚有一定差距，但是此一稱呼辨識率最高，因此本論便採用此種稱呼。

² 葉永烈、郭延禮等人均認為，1900 年由逸儒（陳繹如）譯，秀玉（薛紹徽）筆記，經世文社發行的《八十日環遊記》，是中國第一本科幻譯作。不過這應該是他們沒有注意到貝勒彌的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在西方學者的認定上亦屬科幻小說。

³ 參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頁 52。此一排名數據現已有所修正，詳見第四章第二節。

⁴ 不過，由於晚清譯者所標示的原作者名幾乎都不相同，所以當時的讀者大概也不太明瞭他們所讀的作品，其實都是出於同一個作家。

第二節 凡爾納與科幻

「科幻小說」始於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1818），不過，就像所有文類的發展過程一樣，「科幻小說」這個詞彙卻是後來「追封」的名稱，瑪麗·雪萊當年只是在友人的遊戲之間，試圖尋找一種書寫恐怖故事（Gothic fiction）的新觀點。其後，在時代變局催生之下，許多作家循著她的腳步匯聚成群：1863年凡爾納發表了《飛船上的五個星期》（*Cinq Semaines en ballon*）；1886年路易士·史帝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發表了《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8年艾德華·貝勒彌出版了《回頭看記略》；1895年則有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推出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等等。在這眾多先驅者的⁵努力之下，科幻文類逐漸成形，而其中居功最偉者，當推創作數量最多的凡爾納與威爾斯。威爾斯的相關事蹟，值得另起一篇論文詳加討論⁶，在本論文之中，筆者先將目光放在凡爾納身上。

提起凡爾納，許多人或許會陷入茫然，不知其何許人也，但若說到《環遊世界八十天》、《地心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海底兩萬哩》（*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等現今歸為「科幻小說」的著作，卻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科幻小說界向來尊稱儒勒·凡爾納為「科幻小說之父」⁷，與英國的威爾斯並列為最重要的科幻大師。雖然現今許多研究者對於凡爾納的作品到底算不算「科幻」仍有爭議，但是不論科幻與否，他的作品對於幻想文學與科幻小說的影響卻是無庸置疑⁸。

⁵ 早期創作科幻的作家尚有許多，例如 1912 年，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也發表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參見 Alkon。

⁶ 國內關於威爾斯的科幻研究如今仍是一片空白。

⁷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的稱呼已經普遍為凡爾納研究者所引用，參見 Evans，“The ‘New’ Jules Verne”，頁 35。

⁸ 例如有一派的學者認為，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其實是偽科幻（pseudoscience fiction），參見 Lynch，頁 112。

凡爾納雖以科幻之名盛於文壇，但是其著作種類十分廣泛，早年的凡爾納一直希望能夠在劇場上揚名立萬，成爲一個大劇作家，但卻一直未能如願，後來因緣際會之下結識了出版商赫特左爾（Pierre-Jules Hetzel，1814-1887），在兩人合作之下推出了「奇異旅程」（*Voyages extraordinaires*）系列故事⁹，自此而後 40 年，凡爾納成了全球最暢銷的票房保證¹⁰。凡爾納的著作數量非常豐富，除了戲劇、小說之外，短篇故事、詩歌、隨筆，等也都有涉略。

凡爾納的著作通常推出不久就陸續有各國的譯本產生，根據現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凡爾納名列全球十大翻譯次數最多的作者之一¹¹。透過譯本，這位探險大師跨越國界，帶領無數的讀者上天下地，馳騁想像。就如同赫特左爾所說的：「誠然，他（凡爾納）的目的是要匯集所有現代科學累積的知識——地理的，地質的，物理的，天文的——並以其獨特、恰到好處而又有趣的方式，重新述說世界的歷史。」¹²（Lynch，31）。於是各個大陸、各個大洋、南極北極、地球深處、遙遠的星球，以及一些未知的疆界，全都納入了凡爾納的「奇異旅程」，鼓舞著世世代代的發明家、探險家、科學家，去追隨他想像中的旅程，去發明他預知中的器械（Born，8-10）、以滿足無盡的冒險創新慾望。

不過，雖然他有這許多成就，在西方文壇上，凡爾納長期以來卻無法進入主流文學界。絕大部分的評論家根本不當他是作家，一般人對他的認識則頂多是青少年兒童文學家，很少嚴肅看待他的作品。1960 年之後法國文壇對他的觀點已經有所改觀，但是在英語世界，他依然脫離不了二流文人的框架，凡爾納的小說根本不能算是文學。而造成這麼低落地位的原因大概有幾個，首先是他作品最初發表園地《教育與娛樂雜誌》（*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所營造的形象。這一本雜誌的編輯兼發行人正是赫特左爾（Hetzel）。赫特左爾自己本身也是個作者，而他的預設讀者是兒童與青少年，當初創設這本期刊的時候，便是希望出版一份適合青少年與其家人共讀的

⁹ 前文所提及的幾部重要作品，都是發表在這個系列。

¹⁰ Hetzel 在凡爾納的創作生涯裡扮演了關鍵且多重的角色，可以說沒有 Hetzel 就沒有凡爾納的存在，但是兩人的性格迥異，彼此之間時有摩擦。相關學者對兩人的互動關係極感興趣，欲知更多細節，參見 Evans，“Hetzel and Verne: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頁 97-106。

¹¹ 參見 http://www.unesco.org/culture/xtrans/html_eng/index4.shtml，這十大依序爲 Walt Disney Productions、Agatha Christie、The Bible、Lenin、Jules Verne、Barbara Cartland、Enid Blyton、William Shakespeare、Hans Christian Andersen、The Grimm Brothers。

¹² 筆者譯。以下所引之外文資料，若無特別註明，均爲筆者自譯。

刊物。凡爾納的作品發表在這樣的刊物，而且凡是不合此一標準的原稿便遭到篩選剔除，自然而然他的讀者會把他當成兒童文學小說家。其次則是他的作品裡都加進了精美的插圖，進一步強化一般讀者這樣的觀感（Lynch，28）。此外，凡爾納的英文譯本一直以來都品質不佳，雖然有諸多不同的譯本，但是譯者常常任意改動，隨意加油添醋（Butcher，“Introduction.”，vii.），少有人能夠呈現凡爾納小說的本色，進而導致英語世界讀者對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粗製濫造的狀態¹³。另外，某些媒體的刻意改編，有時甚至會造成難以改變的錯誤印象¹⁴。

如今的研究者對於凡爾納已經有不同以往的認識，他的作品裡有許多更深刻的內涵值得我們探究，雖然他的「科幻」小說如今已經變成「真實」，但是探索一個過往作家如何預視我們的「現在」依舊是個迷人的歷程。而且就像著名的凡爾納專家亞瑟·伊凡（Arthur B Evans）所說的：「雖然凡爾納（還）比不上波特萊爾或是左拉，但是他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是無庸置疑的，「奇異旅程」如今已是公認的重要文學作品，而他也終於成為法國文學界的『正式』成員。」(32)。凡爾納於文學上最大的貢獻在於把硬梆梆的科學知識與感動人心的文學內涵充分結合，而對於這樣一位開創文類的大師，在中文世界裡，我們也應該要給予一次重新審視的機會。

第三節 凡爾納的科幻小說

凡爾納一共寫作六十多部小說，不過並非所有的小說都屬於科幻作品。從 1863 年第一部科幻小說《飛船上的五個星期》開始，凡爾納的著作一出，每每都是萬人空巷。《飛船上的五個星期》第一版發行時，不到一個禮拜就全數銷售一空，第二版在一個月內全部售完（Born，34），同時並發行德文本與英文本，後續著作的威力更是有增無減。

凡爾納的創作黃金期集中在他寫作生涯的前十三、四年，實際上他最著名的科幻作品也是成就於這個時期。一般讀者對他最深刻的記憶，便是他所

¹³ 詳細的討論見本論文第二章。

¹⁴ 例如在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當中，根本沒有用氣球當作交通工具，但是因為 1956 年的美國版電影，許多人都以為《環遊世界八十天》當中是有氣球的。

「預想」出來的新式器械與創新科技。不過，凡爾納書中這些科幻裝置基本上都是「有憑有據」，並非純然的空想，因此後來的追隨者常以「硬式科幻」（Hard SF）¹⁵來凸顯他的特色，以別於威爾斯所開創的「軟式科幻」（Soft SF）一派（Alkon, 6-7）。

凡氏科幻最常見的行文方式，就是在內文當中插入長篇，甚至整頁的科學知識，比如長串條列式的科學人名、動植物名稱、天文學知識等，為的是讓小說具有真實感（Evans, "Jules Verne, Science Fiction, and Academe", 1）。鮑卓賢（William Butcher）曾說過：「在《地底旅行》之中，除了大量的地質學與古生物學知識之外，還納入了許多當時關於地球內部的科學理論，讓讀者對於地球的起源產生了無限的想像，把事實與想像編織在一起。」¹⁶（*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xxvii）。換言之，大量的科學知識是凡爾納科幻小說的賣點，只不過這些堆砌式的科學卻也時常遭到各國譯者的刀斧。

在中文世界裡，凡爾納的譯本絕大部分侷限於他的科幻小說，尤其集中在他最暢銷的幾部作品¹⁷。而其翻譯方式在不同時期還受到不同外部因素的影響，因而有了不同的結果，本論文便是希望檢視他的科幻譯本，紀錄這些小說的翻譯情形，並嘗試解答何以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一直受到中文文學系統的「虐待」。

第四節 定義、研究範圍與章節說明

一、「科幻小說」的定義與研究範圍

科幻小說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是科幻迷對凡爾納的稱呼，而他在科幻界的地位也無可動搖，但是對於這樣的名號學術界卻有過一番

¹⁵ 林建群的論文當中對於軟、硬科幻有如下的定義。硬科幻（Hard SF）：著重科學性，以自然科學為主要表現內容，追求複雜情節與高科技場景，強調從現有科技成就出發，通過嚴格合理的邏輯推理，創造驚人的科學幻想，其所展現的科學成就是極有可能實現的。軟科幻（Soft SF）：著重文學性，以社會科學為主要表現內容，刻畫人物性格與表現人物思想，科學內容是為描寫人物而服務，關注科技發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與社會意義。參見林建群，頁 13。

¹⁶ 凡爾納試圖在他的小說中收入當時最新的資料，有時候甚至在小說再版時，把新的科學發現增補上去，參見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頁 xxvii。

¹⁷ 參照附錄三。

爭論。像鮑卓賢一派的學者就認為，由於凡爾納的小說絕大部分都不含任何科學成分，連那些涉及科學描寫的作品其實也都是取材自十九世紀的科技，並沒有任何想像的延伸（*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s*, xiii），因此他不能算是科幻小說家，他所寫作的小說都不算是科幻小說¹⁸。但是到了 1994 年，因為《二十世紀的巴黎》（*Paris au XX^e siècle*）手稿現世，改變了學界的看法，這部凡爾納親筆撰寫的小說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科幻小說，粉碎了學界認為凡爾納不曾寫過任何一部科幻小說的主張，讓「科幻小說之父」的光環又回到了凡爾納的身上。

那麼，凡爾納那些包含科學描寫的小說到底算不算是科幻小說？凡爾納自己曾經用“romans scientifiques”（scientific fiction，筆者譯為「科學小說」）這個名稱來稱呼他的小說，亞瑟·伊凡對於何謂科學小說與科幻小說有如下的定義：

我們可以簡單地區別這兩個文學近親的差異，判斷方式是分析「科幻本身」在這些小說文本話語結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看一個持續性的科學話語是以何種方式嫁接到文學話語之上。科學小說（Scientific fiction），如同凡爾納所寫作的作品一般，主要是把這樣的科學話語當成教育的手段，它最主要的目標是移植（就當時的觀點來看）實際的科學知識。而相對之下，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就像後來的法國科幻作家 Paul d'Ivoi, Gustave Le Rouge, Albert Robida, 以及 J.-H. Rosny Aîné 等人所寫作的作品，則是把科學（或常是，假科學）純粹當作是想像的工具，催化情節、營造特殊效果、建立貌似真實的情境，並在讀者心中創造布萊克特式（Brechtian）的「疏遠感」。（“Science Fiction vs. Scientific Fiction” 1）

換言之，若要細加區分，科學小說比較強調科學知識在小說中所扮演的教育功能，而在科幻小說之中，科學只是配角。不過，亞瑟·伊凡同時也得出一個結論，亦即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是由科學小說（Scientific fiction）演變而來。筆者以為，若考慮到凡爾納文類創始者的地位，稱他的作品為科幻小說並沒有不妥。因此，本論文題目所謂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指的是凡爾納所寫作，包含科學成分的小說作品¹⁹。

¹⁸ 筆者以為，鮑卓賢的說法其實有點牽強，以《海底兩萬哩》這部作品為例，不管從哪一種科幻定義來看，都是十足的科幻作品，他之所以一直想將凡爾納「去科幻化」，用意最主要是希望能夠提升凡爾納在文學界的地位，讓他進入主流作家的行列。

¹⁹ 請參閱附錄一與附錄三。凡爾納的小說當中非科幻的作品數確實比較多。

以此標準來衡量，《環遊世界八十天》應不屬於科幻類，諸多華人學者將之列為科幻小說作品應該是不正確的看法，因為這部小說中不包含任何科學的成分，不論套用何種定義²⁰，它都不應該是科幻小說或科學小說。但是，有一點我們卻必須列入考慮，在十九世紀末，晚清的文人是以介紹科學小說的思維，把它引入中國²¹。而這種模糊的印象，不僅影響到後來翻譯出版的走向，甚至還讓華人學界認定該部作品是科幻小說。所以本論文在探討凡爾納的科幻小說譯本之時，《環遊世界八十天》的譯介情況也會一併討論。

本論文所依據的英文本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P, 1992）出版，鮑卓賢所譯之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而這個譯本也獲得了亞瑟·伊凡的認可，評定為優秀的譯本²²。

筆者所蒐集的凡爾納科學小說譯本，在晚清民初時期以期刊上所發表的作品為主。政府遷台之後則以單行本小說為主，但是不含漫畫、中英文對照本，以及錄音資料、CD、DVD 等多媒體。

二、章節說明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緒論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探討西方科幻小說的發展源流，以及凡爾納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與評價，第三節專就其科幻小說做概略性簡介，第四節則是定義、研究範圍與章節說明。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就國內外相關之論文、期刊文章做一回顧與分析，其中囊括了科幻文學史，以及凡爾納中、英文譯本分析，並說明各研究之不足，以及本研究的著力之處。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之多元系統論，以及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的兒童文學多元系統論，來解釋影響凡爾納科幻小說翻譯的因素。

第四章為歷史回顧，討論科幻小說引進中文的過程。第一節說明小說界革命的發起緣由，以及其如何帶出譯介科幻小說的需求。第二節統整了諸位學

²⁰ 這些華人學者其實不曾認真定義過「科幻小說」的內涵，也沒有說明他們將《環遊世界八十天》列為科幻小說的依據。

²¹ 請參照本論文第六章第三節。

²² 參見第二章文獻探討。

者對晚清翻譯小說的統計數據，以觀察整個時期的翻譯趨勢。第三節專就科幻小說的翻譯情況做說明。

第五章以 1900 年到 1918 的凡爾納科學小說譯本為研究主體。第一節先討論翻譯文學在中文多元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及其影響。第二節說明此一時期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情況，第三節則以魯迅的《地底旅行》為例，詳細分析譯者的操縱與其所使用的翻譯策略。第四節則歸結此一時期凡爾納譯本的翻譯情況。

第六章研究五四運動以後的譯本。第一節說明五四時期凡爾納遭到漠視的原因，第二節推進到政府遷台之後的科幻翻譯情況，第三節則分析 1949 年之後《地底旅行》的諸多譯本，第四節歸納台灣地區凡爾納譯本的大趨勢。

至於第七章則為結論。